

驴长老



在清末民初到新中国建立之间半个世纪的乱世，
怀川故地，生活着一群正气浩然、充满理想、有家国情怀的人，
他们用自身在历史中沉浮的灿烂故事，为这河山命名。



樵声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驴长老/樵声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7.2

ISBN 978-7-5559-0428-1

I.①驴… II.①樵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0067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开 本	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30.75
字 数	440 000
版 次	2017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开 篇 语

此书来自生养我的故土和曾生活于此的先辈。为我爱和爱我的人做点什么,是我一直的念想,如今我做了。

过程属于我,功德属于母亲。

母亲,就是我深爱着的怀川。

章 目

楔 子	----- 1
-----	---------

第一章 古刹风云	----- 3
----------	---------

稚童说空相 神奇算盘 调虎离山
痴女悲嫁 驴长老受封 长老演禅

第二章 联手抗夷	----- 105
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细说开道锣 幕宾罚跪 夜半闹鼠
妻妾私语 九酬作赋 巧画配妙词

第三章 诡谲岁月	----- 145
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翁婿弥隙 情困高僧 夫妾巧对句
才女羞元真 蹊跷汉佛 清了圆寂

第四章 勘演迷津 -----228

弟兄对阵 新贵双劫 营救革命家
花甲弄春风 土洋和尚 推演乾坤

第五章 怀川喋血 -----302

月山寺陨灭 金灯奇观 悲情夜话
子夜烧鬼 英雄折戟 妙聪解密钥

第六章 民心谁问 -----377

辨思国共 喋血冤魂 蒋中正题字
痴婆烹孙女 瀑前吟诗 黄龙三关

第七章 沃血忠魂 -----446

全挡传书 血光罩章门 觉慧拜驴
驴二世就义 金圆券 妙聪吟绝句

第八章 金刚圣果 -----465

谑草帽将军 印合回家 白昼驴魂
汉佛赴台 金刚圣果 巩专员赠驴

楔 子

阳春三月,上午。

“去吧!”随着一声轻喝,月山寺山门内闪出一头毛驴。它苍灰色,脊背黝黑,腹部稍白,耳朵直挺着,浅灰色的眼圈嵌着一双又黑又大的驴眸。

驴背上横搭的褡裢,已很有年头。褡裢左右两个垂着的兜袋空瘪着,上边的“月山寺”字样已很模糊。驴儿回头看了看,然后掉头南下,穿过了山门广场,接着又下云梯,潜入了蜿蜒的下山小径。

它出了山口,走了约两里路,进入一条长长竹巷。这时迎头来了一队武装,人高马大,兵械铿锵。骑马在最前边的,是怀庆府衙门的同知章九酬。他身着朝服,三十六七岁模样。紧随其后的是怀川商会会长冯冠彰,着绅装,年龄与章九酬相仿。

驴儿走到近处,章九酬一眼瞅见驴褡裢上“月山寺”三个字,遂一勒马缰,马儿便嘶鸣起来,还将前蹄腾空,挠挠又落地,队伍迅疾停下。

毛驴出奇地镇静,先驻足,后往路边挪挪,看看眼前的这干人,嚅了嚅略显松垮的驴唇。

冯冠彰打量了一下它,说:“这厮!”章九酬冷冷一笑,从牙缝阴沉沉挤出一个字:走!

队伍继续北行。驴儿慢吞吞南去几步又停下,勾头往北看看,见队末一

骑士背后搂腰坐着个小男孩,也正回头看它。驴儿先鼓鼓鼻息,又咧咧嘴巴,并噗噗喷了两声响鼻,像笑、像哭也像招呼,然后一甩头朝南奔去,踏出一阵嘚儿嘚儿的蹄响,扬起了一串尘花。

第一章 古刹风云

一

一九〇六年，即清光绪三十二年。豫之西北，太行山南麓，百里怀川中段，一个叫月山的地方，有座金代古刹，名叫月山寺。

月山峰峦起伏，长满了翠柏。山外竹林连绵如海，房舍掩映其间。衔接村落的一条条竹巷，时而幽深，时而豁然，热天遮日头，冷天避雨雪，老婆婆串亲戚，小媳妇走娘家，身上连雨丝雪片都沾不着。

章九酬、冯冠彰邂逅驴儿的那条竹巷，南去可经西庄、七方最后进入清化镇，北去可经花园，前、后桥几村，上月山。

三月的月山很美，山道旁一枝枝荆条泛出嫩绿，林隙间光裸的连翘枝干冒出了一簇簇黄艳的花儿，漫山遍野的柏树前几天还一派灰蒙，几天工夫就变得油绿油绿。

万木葱茏中，月山寺被当阳峰、凤鸣山、虎啸山三面环抱，阁檐、殿脊、亭角，在阳光下闪着一道道炫目的光，木鱼轻唱，风铃叮咚。

一千神采各异、体态彪悍、仿如金刚罗汉的僧人刚从山门涌出。他们簇

拥着一个年逾花甲、又瘦又矮的干瘪老头儿——清了住持。

清了身着黄格网透褐红底色袈裟，深眼窝，高颧骨，长着一对三角眼，相貌古怪而坚硬。他的肩头有棱有角，袈裟水瀑般垂下，空空荡荡的，好像里边裹着的不是血肉之躯，而是几根已经风干的朽骨头。

这时，章九酬带着队伍已来到山门前。他身高体壮，长方面庞，通天虎鼻，厚嘴唇，两道剑眉间英气外溢，罡气十足。冯冠彰身材微硕，圆胖脸膛，弯眉大眼，嘴角上翘，笑容自带，满脸福相，一副商人派头。一旁还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美少年，饱额、大眼、白脸，一身西洋打扮，白色衬衣，藏青吊裤，后脑勺还拖着一条乌亮乌亮的辫子。

清了率众僧迎上前去，合十揖道：“贫僧有礼，悦迎同知大人和冯会长驾临寒寺，幸甚，幸甚，阿弥陀佛。”

章九酬哈哈笑了几声，声若洪钟：“长老不必拘礼。”冯冠彰笑着对清了频频点头，十分恭敬。

三人寒暄之间，清了一眼瞅见美少年闪着大眼正好奇地盯着自己手上拨捻着的念珠，于是问：“这位公子是……”

“哦，这是京城的翁公子。”章九酬笑着回罢清了，对那少年说：“来，小公子，见过长老，他可是吟诗联句的高手。”

翁公子原本只顾看清了手里的念珠，一听说他精通韵律，马上眼睛一亮，上前鞠了一躬：“拜见前辈，晚辈有礼了。”说罢退后恭立一旁。

清了看在眼里，捋了把胡须说道：“我说呢，原来是京城来的！小小年纪，落落大方，显然是教化有成，如果贫僧没猜错的话，公子必是贵胄子弟。”

章九酬笑了：“长老好眼力，实不相瞒，公子乃京都协办大学士、户部尚书翁宴辞老前辈的公子。”

清了马上说道：“翁公子天庭丰，地阁润，目秀眉清，儒雅灵秀，一看便知上承祖德，后继优学，将来必是栋梁之材，身居庙堂之高。”

章九酬含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托长老的吉言，我这里代翁老前辈谢过。”接着又打趣道，“长老如此待见小公子，给你做徒儿如何？”

清了顿时眉开眼笑：“哎哟章大人！您开这样玩笑，老衲我当真了你可

别后悔!”

章九酬听了哈哈大笑。

清了见其笑得开怀,突然语气凝重地说:“只怕是太可惜……”

章九酬不解地问:“咋了?”

清了微微一笑,一板一眼地说:“要说这可惜,一是可惜章大人和公子的令尊会舍不得,舍不得他仙界神瑛坠尘世,舍不得他光耀门庭念落空;二是可惜贫僧我清了会舍不得,舍不得用这山门野寺损其贵,舍不得用这晨钟暮鼓耗其心;三是可惜我大慈大悲的佛祖会舍不得,舍不得他是股肱栋梁无庙堂,舍不得他有济世才华难堪用。章大人你说说,这岂不是太可惜?且还是天大的可惜?”

章九酬听完清了的三个可惜,遂感慨道:“长老虽是玩笑,却顶得一篇好文章,个中道理,颇有意味。”

清了慌忙拦住章九酬:“不敢,千万不敢,即兴闲话,怎敢妄称文章?更沾不上一个好字!小公子若能不负教化,成日后一介英才,为天下谋些福祉,老衲倒是求之不得。”说完,还悄悄看了翁灏元一眼。

章九酬暗想:“张口社稷、闭口苍生,哪像一个空门中人……”

清了看了一眼章九酬,合十笑着说:“请,请两位大人和公子方丈用茶。”

章九酬回过神说:“哦,长老请。”

行走之间,章九酬问:“妙聪师父不在?”

清了回道:“他去嵩山少林誊写些经文,以厚寒寺经藏。”

当清了陪着章九酬步入寺院时,太阳已爬上了凤鸣山,把月山满月形的山坳尽照无余。

整个月山,像尊巨佛。当阳峰,像佛首一样坐落在月山坳的最北端。东边的凤鸣山和西边的虎啸山则像其左膀右臂。怀抱之内,麒麟岭在左,月山寺于右,互为依傍,旋合一体,颇像太极图的交尾阴阳鱼。

麒麟岭系虎啸山支脉,起于北,抻于南,最南端是凤皇台。传说此处落过凤凰,开山鼻祖空相的灵塔就坐落于此。

当阳峰北靠群山,俯瞰山坳,往南依次是大士阁、毗卢殿、大雄宝殿、天

王殿和山门，一层层错落下去，碧绿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射下如阶瀑般流下，最后从山门一泄而出，铺成广场，蔚为壮观。

广场南端临崖建有石雕护栏，西起麒麟岭，东至凤鸣山，东南角的豁口往下是云梯。九九八十一个石阶斜伸沟底，与掩映在柏林里的山道衔接。

护栏内侧矗立着一面丈余高、四丈宽的影壁。背靠影壁北眺，寺院的殿脊廊檐层叠交错，绿辉煌煌，唯大士阁与瞭望楼之间的藏经楼楼顶孤领风骚，金黄独俏，仿如楼内的数万册佛经禅典的灵光，正穿透屋顶射向天际，光芒远烁。

章九酬是月山寺的常客。

在清了的陪同下，他先到大雄宝殿上了香，后从龕台后门出去，往左行至东廊，南下进了方丈。

章九酬刚要入座，回头不见了翁公子，遂问冯冠彰：“小公子呢？”冯冠彰立马要回去寻找。

清了揖十回道：“大人们莫虑，刚才路过空相碑时，我见他驻足细看，于是贫僧就差徒儿觉慧陪他，估摸他们一会儿就会回来。”

章九酬说道：“哦——有劳长老了。”

清了说：“哪里哪里，小公子这样来日的人杰，于未冠之年惠至寒寺，实乃佛门之幸，就算烦劳些，也是心甘情愿！”

章九酬呵呵一笑，随口说道：“大觉者夸少年期许来日成神器辞惊雅客。”

清了听了，遂赞道：“同知大人出口即妙言，好一副上联！”

冯冠彰插嘴说：“长老不能有来无往，也和一句吧！”话音刚落，翁灏元就进了方丈。

清了微微一笑说：“我试一试，只是不要见笑。”随和道：“小灵童敬老衲妄谈今时亦谏言笑慰愚僧。”

章九酬马上由衷言道：“长老真不愧是圣手，字工、韵齐、意巧，九酬领教了！”

冯冠彰也一旁夸赞道：“厉害，长老果然厉害！”方丈内顿时笑声潮起。雅雅联韵，徐徐茶香，和不远处悠悠入室的鱼歌经诵，顷刻间弥漫了方丈每

个角落。

过了片刻，翁灏元冷不丁又冒出一句：“真好！”众人看看他，他正凝神于迎门墙上的一副中堂。

中堂的中幅，是真草隶篆一百个“悟”字，左右两联写着：空心教无悟，相意禅有宗。

章九酬遂问：“好在何处？”翁灏元脸一红，腼腆地欲说又止。

清了看了一眼翁灏元对章九酬说：“这里曾来过不少官宦后裔、书香子弟，像小公子这般年纪就夸奖此联的，老衲还真是头遭遇到……”章九酬赞许地点点头。

少顷，翁灏元又将目光投向了清了手里的念珠。清了见状暗想：“这孩子……有佛缘？”

老友隔久不见，自然话多。素斋茗茶，手谈代语，转眼几个时辰已过。当章九酬和冯冠彰告辞了清了准备下山时，太阳已沉到了虎啸山后边。

清了陪同章九酬刚出寺院大门，就见一头毛驴从寺前广场东南云梯口攀跳了上来，后边还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庄稼汉。他高个头，挺鼻梁，紫铜脸，眼不大但有神。一身布衣，上缀三五处补丁。补丁杂色，但不扎眼，还把一身上下衬托得既干干净净，又清清爽爽。

清了对一个小沙弥吩咐道：“觉慧，快去看看，问那施主有何事。”觉慧十二三岁，身材小巧精瘦，“哎”了一声就朝庄稼汉跑去，简单说了些什么，然后拢着驴脖折回来。

“长老下山……不不，是驴儿……”觉慧走到清了跟前，磕磕巴巴地说，“上庄姜行的春生，误把他的盐放进了咱的褡裢，然后叫人撵来拿。”

“这不是竹巷那头驴吗？”冯冠彰笑着瞟了一眼驴儿，然后说，“呵！两条腿撵四条腿，够他呛！”

“他追到半路，怕自己拿遭路人误会，所以才一直跟到了这里。”觉慧说过，从褡裢里取出一只绣有白色佛字的杏黄色荷包，交给清了。

冯冠彰夸道：“这玩意儿，好精致。”

章九酬不动声色，瞄了荷包一眼。

清了看了眼章九酬，对冯冠彰说：“过奖了，那是妙聪的手艺。”说罢，将

话题又转到了驴身上，“说起这头驴儿，贫僧甚慰。有时它一天下山几趟，来回路上，从没受过惊扰。山寺与货栈一般是账单结算，偶尔使用银两，也从未少过厘毫。一则是佛佑山寺，二则是民风淳朴，驴儿才得了‘驴长老’这个雅号，可见法轮有度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……”

翁灏元高兴地上前拽住了清了的袈裟，“长老长老，那驴儿是自己上下山？”

清了立刻抚住翁灏元的发辫，笑笑说：“是的，小公子！这驴儿极有灵性，只要把购单放入褡裢，说一声去吧，它便会自己下山，采得货物后自回山寺。”

翁灏元兴奋起来：“真有趣！还是个长老！”说罢，遂松开袈裟，走上前围着驴儿转圈看，并编顺口溜道：“长老长老并不老！你才几岁就说老？嘴上胡须没一根，岂敢自称驴长老？”

翁公子即兴打油，引得众人大笑。

清了见翁灏元只顾驴儿，看看那汉子又问觉慧：“我咋看着他眼熟？”

“他是刘子彦。”觉慧说。

“哦。是铁算盘？”清了问。

“是的长老，正是他。”觉慧回道。

“那就让他拿去吧，不要难为他。”清了嘱咐。

“铁算盘？”冯冠彰感到了兴趣。

“是妙聪首座的俗家弟子，打了一手好算盘，方圆数十里无人不晓。”清了回道。

“好大的招牌！这么说妙聪师父就是金算盘啦？”章九酬呵呵笑了。

清了随之一笑，说：“惹大人笑话了，阿弥陀佛……”

翁公子正看驴儿，一听说铁算盘，又嗖地窜了回来，拽住章九酬衣角问：“什么铁算盘，算盘还有铁的吗？”

章九酬原本想把话题引到妙聪身上，但清了偏偏绕过妙聪，把驴儿说得很周全，于是回过头抚住翁灏元的脖颈，说：“铁算盘，意思是说那庄稼汉算盘打得好。”

翁灏元听了又问：“他会凤还巢、凰展翅吗？”

章九酬见翁公子问起没完，就将话引开：“这些，住持长老最清楚，干脆把你留下来，好好讨教如何？”说罢，他又转头对清了说：“长老莫怪，公子生性好奇，请包涵。”

清了呵呵一笑：“无妨无妨，童言无忌。”然后又对翁公子说：“那汉子是上庄的一个庄户，是妙聪的俗家弟子，师父教得好，徒弟也上心，所以练了一手算盘绝活。那驴儿也是妙聪调教的，经年久了，便闻名乡里。加之他还会灸脉、丹青和词律，不少人慕名来访，熟些的就直呼其名，陌生的就称养驴长老，时间一久口传多了，这养驴长老四个字，偏偏把养字省了去，于是妙聪就成了驴长老。又由于驴长老名字里有个驴字，不详内情的，还以为长老就是头驴呢，所以才闹出这人驴混淆的故事来。刚才觉慧是一时口误，才用他师父的绰号喊了驴儿。”

翁灏元乐了，看了看清了和驴儿，满脸的好奇跟喜欢。

章九酬笑着说：“公子还不赶紧谢谢长老？”

翁灏元有点羞涩还未开口，清了就挽过了话头：“不用、不用，贫僧还想请教小公子呢！”并笑问翁灏元：“小公子，能给老衲说说百悟图那副联吗？”

众人看来，这显然是个难题。没想到翁灏元大出众人意料：“长老在上，晚辈就以此补失礼之过，好吗？”清了一颤双眉，遂瞪圆了三角眼，说：“后生可畏！再好不过！你可是抬举老衲了！”

翁公子大人似的一挺前胸，侃侃而道：“空心教无悟、相意禅有宗，是副藏首嵌尾联。我看了碑文，首者：空相，乃月山寺开山鼻祖的法号。其大致是说，空相乃真空之体相，是超出一切色相的境界，其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尾者：悟宗，乃喻示禅界法理悟是根本。顾名思义，是说定要懂得有相之世间万物本无定态，所呈之表相皆缘于性空，所以事无常态，相缘真空，悟则知空，空而能刚，刚则识相，继而能为天下公而教化不悟，为社稷稳而普度苍生，而所有这些，全都强调一个悟字，所谓百悟图，是……是说这真草隶篆一百个悟字，相变是法，悟是本宗，乃既固本宗又善法变的意思。”

翁灏元讲到此处，戛然止住，不仅众人惊诧，就连章九酬也觉意外：“学过佛法？”冯冠彰连连咂嘴，道：“太了不得！太了不得！”唯清了反而安静下来，问：“没了？”眼里还莫名其妙地闪出了泪星。

“没了。”翁灏元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，“不、不不，还有，有请长老和前辈们原谅晚辈谬释，不吝指教……”

众人听翁灏元说的还有，是一套谦虚话时，除了清了，全都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清了擦了把眼角，双手合十胸前，感慨地说：“稚稚童子，竟将百悟图释得如此之透，真乃神童！我月山寺要是有小公子……常来，那该是多大的造化！阿……弥陀佛……”

清了最后一句佛语，语调特别，仿佛他唱了“阿”字去别处转了一圈，回来后才唱的“弥陀佛”三字。章九酬马上从清了说的“小公子常来”品出，他并非仅是喜欢小公子，虽一时没想好说什么，但仍为清了对小公子流露的真挚高兴。他来之前就想好，准备在清化城处理公务期间，把翁公子托付清了照看，好让公子吮吮月山的灵性。现见清了待见公子，自然十分高兴，然正当他准备开口之际，突然咔嚓一声，半空响了一声炸雷，使整个月山都发抖了，把所有的人都惊了个趔趄。

峰峦翠微间，顿时云坨竟至，化作大雨倾盆，刹那间就把满山的柏树浇了个透湿。奇异的是，仅仅转眼工夫，老天便云收雨住，只留下山门广场依旧干蹦蹦的滴雨未落。众人浑身上下，连点潮气也没沾。

乍暖还寒之季，偶尔远来春雷小唱，并不稀罕。但碧天朗朗且还是落暮时分，转眼间雷彻头顶，猛雨如注，还真的少见。

奇异的天象，使所有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只有翁灏元不顾这些，口里蹦出一句句清亮的话语，提出要跟刘子彦去看打算盘，并连连问章九酬：“可以吗？可以吗？”

章九酬看看浓云速散的天空和湿漉漉的柏树，又看看脚下的干地面，心神游移地说：“中、中，好……”

清了见状，忙喊：“觉慧，快！你去喊住那刘子彦，就说小公子要去他家，叫他一定好生伺候。”说罢看了看天空，抚着翁灏元的发辫，并将其往怀里搂了搂，仿佛怕谁伤着他的罕世宝贝。

章九酬纳闷地看清了：“慢着！”然后喊住小沙弥觉慧，“等我到了山下，再告诉他不误。”清了对章九酬笑了笑，缓缓松开翁公子，说：“真不好意思。”

思,贫僧不该代大人应允的……大人和小公子一路走好……”

“长老保重,告辞。”章九酬不温不火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清了垂首合十最后说。

章九酬一行下了云梯,疾步远去。清了驻足于云梯口目送。他花白的双眉有点下垂,眼睛眯得像睡着了,雪白的胡须铲子似的朝前挺着,柔软的胡梢迎风飘舞。

章九酬在山脚下赶上刘子彦,说翁公子想去他家小住,学打算盘。刘子彦既高兴又惶恐。在他看来,这干人等,连粗手大脚的兵士也都是吃皇粮的,个个都是贵人,更何况穿了一身洋装又玉人般的翁公子呢,于是脱口而出:“好好!好……”但底气很显不足,“大人在上,俺庄户人家,只怕慢待了小公子……”

“哈哈,那倒不怕!”章九酬边说,边朝京城方向揖了拱手礼,“小公子的父亲乃国之良相,当今鸿儒,不会难为你的。”

“给!”冯冠彰随手抛给刘子彦一个银袋子,“接好了!这是十两银子!伺候好了,爷我另有犒赏!”

刘子彦哗啦一声接住银袋。章九酬吩咐手下:“你们去两个人,把公子送到地方再回清化。”然后对冯冠彰说,“时候不早了,咱们走!”遂策马喊了一声,“驾!”率众疾奔而去。

章九酬走了,月山寺又恢复了它日常的宁静。清了住持却把一颗心悬了起来。

原来,章九酬月山之行并非闲游。他是三个月前去的京城,向朝廷汇报有关革命党怀川谋事情况。总理衙门见他精明干练,遂将怀川外资企业与地方矿域之争事宜一并交与他,并折报光绪皇帝御准。

去京城之前,章九酬从怀庆知府廉惜芝那儿曾接到河南巡抚转来的朝廷密牒,要他暗访缉拿孙文乱党怀川总召集、月山寺首座妙聪。不承想他两次密派捕快赶到月山捉拿,都扑了空。

离开北京后,还在途中,他就又得到朝廷快马追来的通报:乱党准备在广东潮州起事,除了在怀川筹集了大批银两,还从天津口岸进口了一批枪械、弹药,已先由水路运至道口,然后又经道清铁路运抵怀川,就近藏匿,正

准备转运广东。

他一回到怀川,首先到清化接洽商会,安排好与英商福公司的谈判事宜,马上就上了月山。因为他知道,要想发现并截获乱党的银两和武器,必须首先盯住妙聪。

按说,章九酬是月山寺的常客,不仅跟妙聪性情相投,且交情也不薄。但他报国之心甚切,在此等大是大非面前,不愿有丝毫懈怠。赴京归来,有家不归,假闲游月山以探虚实,才是他的用心所在。

可惜的是,月山之行没能使他如愿以偿。但作为亲领皇命专处矿域之争的他,也不能久留。因为到了晚上,英商福公司和怀庆地方煤炭企业,要在清化城的燕宾楼谈判。

二

章九酬去了清化。刘子彦领着翁公子一进村,马上招来不少人看热闹,坊间立刻被搅得沸沸扬扬。

对庄户孩子来讲,除了翁灏元拖在脑后的辫子,全身的装扮无一不是新鲜玩意儿。看热闹的孩子中,刘子彦大儿子达文也在其中,十三四岁模样,黝黑、精瘦、大眼。他跟着翁公子瞅了一阵,然后旋风似的跑回了家。

当翁灏元和刘子彦来到家门口时,达文领着三个弟弟达武、达双、达全已出了院门,和街坊邻居的孩子们一起,后簇前迎,使翁公子多少有些局促。

“走开、走开!”刘子彦一边吆喝,一边对翁灏元说,“翁公子别怕,他们这是待见你哩!”话音没落,一个苗条俊俏的女人出现在翁公子面前,三十五六岁模样,刘海鬓界层次分明,肤色不算太白,但又细又净,略宽的眉心微翘的鼻,溜溜的杏眼饱饱的唇,上着镶灰边的水蓝色夹袄,下穿略显褪色的酱紫色裤子,腰间系着一帘藏青色碎花围裙。

“他婊^①,这是京城来的翁公子,今天住咱家。”刘子彦憨笑着对她说。

① 怀川旧时对母亲的称呼,此仅取读音 mei。